

學術研究與社會參與

專訪郭育良教授

許甘霖／公衛所助理教授

工學衛生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的郭育良教授，是九十三年度國科會生物處傑出研究獎的獲獎人之一。他謙虛地表示獲獎是個僥倖，而雖然傑出獎代表一個階段的成就，但也提供了一個反省的機會，讓他回顧在成大的這十四年是怎麼走過來的……

競爭優勢在於人才與迅速反應創意的機制

郭教授語重心長的說：其實，很多人不用十四年就可以拿到傑出研究獎的。雖然傑出獎只是踏出一步，而接下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但沒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讓年輕學者很快能夠拿到傑出獎呢？拿到傑出獎之前的一些努力，其實並不是在規劃中；正因為不在規劃之中，所以努力也就比別人來的辛苦一點。郭教授表示，對學術發展而言，必須找到有潛力的植基人才，但更重要的是給這些人才足夠的動機往一個方向推進，誘發其潛能，而這需要更為宏觀的規劃。

郭教授認為，整個國家和醫學院應該要有這樣的規劃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計畫的審核。事實上，許多構想之所以有前瞻性，正因為相關知識尚不完備時研究者已掌握到跡象。然而，研究計畫審查對成功機會的要求太高，等申請書累積足夠的資料來說服審查



▲郭育良教授（前排右三）主持討論會後與參加2004年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pidemiology研討會之團員，以及共同主持之Mount Sinai Hospital的Mary Wolff教授，以及哈佛大學的合作者Christiani教授合影。

人時，已經造成相當的時間落差了。郭教授認為，如果可能的話，我們應該集體地去挑戰比較具有前瞻性的議題，以讓一些年輕的研究者能夠更早有機會扶攬未來如何獲得成就。

事實上，成大醫學院已有兩個卓越計畫在進行。雖然卓越計畫已經是往這個方向的努力，但比較是以基礎醫學為主，臨床醫學有不少的研究，其實是跟著基礎醫學的老師在做。雖然這也創造了發展的空間，但若更快一點，則應該要有臨床醫學方面的卓越計畫。

畫。而像公共衛生、環境衛生等預防性的生命科學，甚至比臨床醫學還要更慢。所以就培植學者的角度來看，郭教授認為整體速度還是慢了一點。

除此之外，如何結合比較尖端或有潛能的研究，讓他將心力與時間放在研究上，而不要讓單位的日常雜務把他的力氣耗盡？郭教授感嘆道：我們的日常雜務太多了，如果處理雜務之後我們只能留下來三分之一的時間做研究，而國外類似單位卻可以留下三分之二的時間做研究，我們就輸人家了。

發表只是研究這個社會過程的一個環節

郭育良教授的研究領域包括：環境毒性物質暴露的健康效應與其評估方法、工業或職業暴露對人體健康的影響，以及環境化學物質與生物性因子對人體健康的交互作用。特別是持久性毒物污染的研究方面，郭教授更是朝楚。

1979年，彰化油脂工廠在米糠油加工除色、除臭的過程中，使用多氯聯苯（PCBs）為熱媒，因多氯聯苯從加熱管線中滲漏出來而污染到米糠油，造成彰化、台中地區二千多位民眾受到多氯聯苯污染毒害，身心皆受到極大創傷。這個事件雖已被多數人遺忘，卻是郭育良教授念茲在茲的痛，因為這些民眾至今仍受著多氯聯苯的持久性危害。郭育良教授長期投入多氯聯苯污染案的追蹤研究，根據他的調查，多氯聯苯米糠油受害者事件發生廿餘年後，血液中的多氯聯苯含量仍相當高，甚至會透過懷孕過程而將毒素傳給他們的下一代。郭育良教授認為國家應該補償這些人的健康權益，自己也親身參與為受害者爭取醫療權益的努力。

郭教授自認並不是一個環保主義者，而是採取一個半隔離的立場。他認為，如果一直為環境大聲疾呼，可能傾向於過度詮釋事實，而一個學者的責任是透過研究來報導真正的事實，這與環保主

義者的角色不見得相容。即使如此，郭教授強調：環境醫學研究不能跟整個社會和族群脫節。不論是暴露評估、環境職業的流行病學或毒理學，研究者偵測環境中影響健康的物質而對國家提出預警，從而對整個廣大族群有預警的作用。

郭教授表示，環境醫學者對政策發言的根據，是已經做完的研究跟已經發表的論文。但並不是說非得發表不可，而是研究成果的發表意味著研究受到科學社群的肯定。以多氯聯苯米糠油事件為例，郭教授表示：雖然主要工作還是研究，但看到了事實以後，如果沒有人提出來，他也不宜完全靜默，不宜坐視不管，而讓這些人在受到暴露以後的這種不公平待遇持續下去。

學術研究是個社會過程，而發表只是其中一個環節，這個政策意涵便是環境醫學研究的社會實踐。